

第一屆關羽雲長研討會

時間：W 朝 X 安 YZ 年仲春

地點：荊州北部江夏郡

假江夏城太守府大廳舉行

主持人：

劉表景升(第一場)

諸葛瑾子瑜(第二場)

呂布奉先(第三場)

發表人：

劉備玄德、曹操孟德、孫權仲謀(第一場)；

諸葛亮孔明、張飛翼德、黃忠漢升(第二場)；

張遼文遠、魯肅子敬、龐德令明(第三場)

評論人：

華陀元化、司馬懿仲達、呂蒙子明(第一場)；

龐統士元、趙雲子龍、魏延文長(第二場)；

徐晃公明、滿寵伯寧、馬超孟起(第三場)

主題演講：普淨大師

???

議程表	發表人	評論人	發表人	評論人	發表人	評論人
開幕式 (主持人： 劉琦)	主題演講 普淨大師					
茶敘						
第一場研討會 (主持人： 劉表景升)	劉備玄德	華陀元化	曹操孟德	司馬懿仲達	孫權仲謀	呂蒙子明
午餐						
第二場研討會 (主持人： 諸葛瑾子瑜)	諸葛亮孔明	龐統士元	張飛翼德	趙雲子龍	黃忠漢升	魏延文長
茶敘						
第三場研討會 (主持人： 呂布奉先)	張遼文遠	徐晃公明	魯肅子敬	滿寵伯寧	龐德令明	馬超孟起
閉幕式 (主持人： 劉琦)	???					

(開幕式)

劉琦：

今天很高興，能夠邀請到這麼多位貴賓蒞臨會場。本人是江夏太守劉琦，也是這次會議的召集人、發起人兼舉辦人。那麼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始進行第一階段的主題演講，讓我們歡迎德高望重的鎮國寺住持，普淨大師！

(音效掌聲)

(主題演講)

普淨：

各位四方大德早安，貧僧今天不是來化緣的，所以請各位不必急著離席散場。由於貧僧與雲長公是同鄉，所以有幸被邀請來擔任這次研討會的主題演講。礙於時間限制，在這裡就簡單的跟各位聊聊關於雲長公的一些事跡。雲長公年少時便好行俠仗義、打抱不平，貧僧從小看著他長大，……(成長過程恕略)，直到他剷奸除惡不得已必須離開鄉里躲避追緝，也是我協助他走脫的，因此貧僧與雲長公的關係深厚，可見一般。從雲長公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他對於忠孝節義的重視，這種精神感召與社會安定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貧僧印象最深的就是雲長公隻身保護甘、糜二位夫人河北尋兄，那種對兄長的忠義節氣，並不因為外界人為的問題因素而紊亂原有的規矩倫常；而且在過關斬將的危難中，還不忘履行與胡家莊老爹的約定，也因此得到胡班的景仰，終而能化險為夷、逢凶化吉。我們人生在世，正應該把雲長公的人格典範奉為圭臬楷模，好好的學習仿效，以期不妄為人一生。最後貧僧有八字箴言獻給在座諸位四方大德：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謝謝各位大家！

(音效掌聲)

劉琦：

非常謝謝普淨大師給我們的開示和啟發。的確，雲長公的一切言行舉止，確實值得我輩中人敬仰效法；相信緊接著要開始的三個場次的研討會，大家一定更能夠深刻體會與了解到，宏揚雲長公忠孝節義的精神，是多麼的重要，多麼的具有意義。下面我們有短短十五分鐘的茶敘休息時間，請大家移駕場外享用茶點，待會請大家準時入席，第一場研討會即將熱鬧展開！

(茶敘時間)

陸遜伯言：

(大嚼)這包子好香，內餡也好豐富，有肉有菜的，真好吃。可是好奇怪，怎麼以前從來沒有吃過啊……

諸葛亮孔明：

陸大軍師還滿意嗎，這是亮發明的小點心，它不叫包子，叫做「饅頭」。是亮南征凱歸時，在瀘水邊為了祭禱諸位死難將士，於是宰牛殺馬，和麵而成的食品。伯言既然喜歡，不妨多吃幾粒，有好幾種口味的，呵呵~(搖扇微笑)

陸遜伯言：

那……應該沒有「八陣圖」的口味吧……Orz~|||

(第一場研討會)

貂蟬：

第一場研討會現在開始，請各位來賓就座。讓我們恭請第一場次的主持人，劉表劉景升開場——

劉表景升：

大家好，今天我這個荊州牧，受邀前來主持這第一場次的研討會，深覺責任重大。尤其參與討論的幾位，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相較之下我這個「荊州八士」之一，好像也就不值一晒了，呵呵。好吧，那話不多說，會議議事規則依照大會簡章所訂定，採取發表完隨即評論的模式。現在就請按照大會議程排定的先後順序發言，首先請玄德公開始宣讀~

劉備玄德：

孟德、仲謀、景升兄，在座各位好。承蒙大會不棄，將我排在第一場次的第一位發表者，謝謝大家的錯愛。今天要跟諸位分享的，是我與二弟雲長相處的一些點滴。自桃園結義以來，……(歷史陳述恕略)。總而言之，雲長與翼德都是輔佐我最重要的左右手。但是雲長更是在孔明軍師效力之前，是我非常仰賴的參謀智囊。至於雲長過關斬將、千里護嫂尋兄的事蹟，剛剛普淨大師已經在演講中提及了，這邊就不再贅述。比較想告訴大家的，就是不要只看到雲長表面武人的形象，確實他的武藝很高強，有武聖、武神等封號；但更重要的是，雲長可以默誦春秋左傳等經典，也因此讓他懂得忠君愛國、厚道傳世的道理。所以我們不光是能從雲長的身上學到文韜武略，更重要的是要學習熟讀中國傳統儒家的經典文獻，這才是真正對大家有幫助的。

華陀元化：

玄德公不愧是重情重義的仁君，短短十幾分鐘能夠將他與關將軍的情誼發揮得淋漓盡致，並且提供了不同於以往大家對關將軍的價值觀點剖析。在下深感敬佩之餘，亦覺得並無任何不同觀點可提出。不過在下因治傷一事有幸得見將軍一面，以小老兒閱人無數的經驗看來，關將軍不僅有人中龍鳳之姿，英明神武之態，更別說是讓在下刮骨療傷卻不必飲麻沸湯，那種超乎常人的勇氣與耐力了。難怪將軍能夠威震華夏，力保荊州這片四戰之地，真是無愧小老兒所讚「將軍真神人也」之評語呀！

曹操孟德：

雲長乃當世英雄豪傑，此點人皆共知。孤素來仰慕此類人物，天子敕封官誥「漢壽亭侯」，當是對雲長的肯定評價。而孤對雲長的敬愛之心，絕非以筆墨即可言盡。但是世人似乎對此有所誤解，在這裡孤認為必須要做個澄清。孤在雲長暫置麾下的四個月中，並非「上馬金，下馬銀」的好像要賄賂收買一樣；其實是「上馬敬，下馬迎」，表示孤對雲長慎重敬仰的態度。至於赤兔馬的相贈，事後孤並無悔意；即便是舊袍新袍一事，也只是更突顯雲長的忠心耿耿，始終如一。儘管孤與雲長的立場一直是處於敵對狀態，就算兵敗勢危，也只降漢不降曹，但是雲長確實是個意氣深重的大丈夫。端看與袁紹大軍在白馬一戰，雲長與文遠共破顏良大軍，並梟敵首腦以軍功相報；後來孤不幸兵敗赤壁，也是雲長在華容道放行一條生路。這種有恩必報的胸襟，就足以名流後世，更遑論雲長「以信義行天下」的準則了。我最感佩的人莫過於雲長，最妒忌的，也莫過於是玄德；雲長對玄德的患難相隨，就連台下的董昭都知道，是「不止君臣之義，乃勝如父子、兄弟之情」，如果雲長的忠肝義膽能夠對孤而不是對玄德，那統一神州的蓋世奇功，早就在我手上完成了，唉……每次只要一想起來就覺得真是”X”哪~

(台下一片譁然)

司馬懿仲達：

咳，在此先對魏王最後情緒化的言語向大家致歉。正如各位所知，魏王對於人才的蒐集癖好是相當嚴重的，想當初我也是裝病被識破，不得已才被迫出仕的……言歸正傳，關羽確實是當世不二出的名將，甚至可以這麼形容，蜀國除了劉玄德以外，第二號人物就是關羽，由此可知關羽對蜀國的重要性。臣對魏王所言亦表肯定，關羽除了性格上有孤傲彊梁的缺陷以外，確實沒有什麼弱點；若非魏、吳聯手合力夾擊，要想打敗這一號人物，還真不是件簡單的事情。最後想補充說明的是，關羽最後之敗，絕非「大意失荊州」一語便可概括的；就臣所見，其實是蜀國勢力擴張太快，造成人才、兵力不足的戰略決策大失誤，關羽只是最大的受害者而已。

(台下議論紛紛)

孫權仲謀：

各位貴賓午安，誠如仲達所言，孤王今天要發表的也是關於這方面的意見。關將軍確實文武全才，是個足以獨當一面的統帥級人物。單看荊襄九郡這難守易攻的四戰之地，玄德公能夠放心的將此重責大任託付給他，專心經營兩川之地，不難了解，關將軍是個難得的都督人才。當世英雄豪傑中，威名聲望之遠播程度，除了呂布奉先以外，應該無人能出關將軍其右。但即便是如此一位人物，在面對國與國之間的集團競爭時，也難免因為備多力分之窘況而陷入了困境。孤王不否認，以這種兩國全力夾擊的手段來對付關將軍，是相當卑鄙的；但在亂世之中，領地的擴展對於國力的維持是相當重要的，因此必須要以最小的損失，得到最大的利益。關將軍個性中光明磊落、堅持法統的純正性，讓他寧願分兵拒守魏、吳兩國，也不願聯吳拒魏。就因為如此，當孤王成功襲取荊州，截斷其退路時，他還打算回師收復，企圖挽救殘局；而非退入蜀中，尋求捲土重來之可能。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勇往直前、不懼犧牲的氣魄，絕對值得我們敬重與佩服！

(台下熱烈掌聲)

呂蒙子明：

吳侯所言甚是。關羽把守的荊州防線確實是滴水不漏，特別是在長江沿岸增設的烽火台，成功遏止我軍順流上溯偷襲的戰略，若非伯言巧計鬆懈其心，子明也不可能白衣偷渡成功。依我所見，關羽的智勇雙全，真的不愧世人對他的評價與讚嘆，但我們也同時發現，這樣一位英雄，他的優點，或者是說他的功績，都是建立在他的「獨」上面。也就是說，在隻身一人時，關羽那種千人力、萬人敵的架式，任誰也無法對抗；而當他必須率領一個軍團執行戰略時，一些無法掌握的因素，或者一些非人力可抗拒的變數，就成為他的致命傷。所以為將者必須善用天時、地利、人和，才能戰無不勝、攻無不克。關羽那種赤膽忠心的仁義性格，雖然讓他得到了全天下的景仰和愛戴；但是在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戰場上，輸贏就是最後的一切結論，而不會去講究光明正大還是陰險狡詐的過程或是手段。只是誠如吳侯所言，關羽的義氣與氣節，仍然是我們無法抹滅與忽視的偉大成就，無怪能盛傳千載、萬事流芳。

(惋惜嘆息聲此起彼落)

劉表景升：

呵呵，相當精彩而且熱鬧的一場會議，雖然各方意見立場不同，但是並沒有嚴重的衝突，火藥味也不濃厚；相信在場的各位無論從哪一方面切入，都能夠有所收穫吧！下面請大家休息一下，中午用餐時間過後，緊接著開始第二場研討會，謝

謝大家！

(音效掌聲)

(午餐時間)

徐庶元直：

唉唷我的媽呀，這蒼蠅頭跟螞蟥上樹怎麼辣成這樣啊……今天的會議不是在荊州舉辦的嗎，就算不請吃湖南的長沙菜，至少也該擺點湖北的道地料理嘛，怎麼會給我們吃四川合菜呢，真受不了！我可不像孔明和士元有辦法入鄉隨俗的習慣川菜欸……

程昱仲德：

對呀對呀，元直你看這鍋紅湯，又油又辣又燙的，連個鴛鴦鍋也沒準備，叫我們怎麼忍心虐待自己的腸胃嘛！走走走，我們去問問早上茶敘的包子、饅頭還有沒有得吃~(兩人走遠…)

張松永年：

嘻嘻，你們不吃，我可愛死了…(大嚼)嗯嗯，這個川椒還有花椒真是夠味！來來，德昂兄、伯苗兄，我敬你們一杯，乾杯乾杯，為雲長公喝一杯，喝呀~

(第二場研討會)

甄宓：

第二場研討會即將開始，請酒足飯飽的各位來賓盡速移駕場內。大會在此有個廣播：曹丕子桓、曹植子建、吳質季重、楊修德祖四位貴賓，請您們聽到後逕行向服務台領取醒酒藥與解酒液。下面請諸葛瑾子瑜主持會議，謝謝。

諸葛瑾子瑜：

大家午安，由於荊州與東吳僅一水之隔，且在下也與君侯有數面之緣，因此受邀擔任第二場會議的主持人。那現在請發表人、評論人依序發言，首先我們歡迎令弟諸葛亮孔明，謝謝！

諸葛亮孔明：

亮今日不是寫前、後出師表，也不是寫續出師表，所以請台下的劉禪公嗣不要再皺眉頭打呵欠了…亮自初出茅廬，便追隨主公與關、張兩位將軍南征西討，大小戰役不下數十起。以亮觀之，雲長與翼德實乃蜀漢維繫之棟樑；當初亮所言三分天下之計，便是在蜀漢與魏、吳擁有分庭抗禮之基礎時，翼德北進舊都長安、雲長從荊州以向宛、洛，則天下大勢便可底定。而在此計劃之中的雲長，既需保守荊襄九郡，又必須負起北進呼應的責任，光靠二將軍及其所部，實有左支右絀的

壓力。亮初入益州時，雖叮囑雲長要「北拒曹操、東和孫權」，因為如此戰略則能使荊州雖危但卻不失。其實荊州領土在建安二十二年之時(公元 217 年)即已被瓜分成三塊，雲長在建安二十四年，兩川底定之時發起的襄樊戰役，確是個良好的戰機。但可惜的就是後防空虛，被東吳誘降成功乘虛而入，也使得原本的大勝到最後變成了大敗。亮身為主公帳下軍師中郎將，自應負起全軍統帥之職責，因此沒有主動增援雲長，以致蜀漢因此元氣大傷，實亮之過也。最後亮必須澄清，世人云關將軍「大意失荊州」，其實是亮誤判時勢所鑄成之大錯，絕非雲長之罪也。

龐統士元：

其實說到攻伐戰略，不是老王賣瓜，自賣自誇，吾可比孔明來得強多了，孔明的強項在於內政治理，所以舉凡用人、外交等，交給他就對了。(喝了口酒)吾雖為副軍師，但論起用兵韜略，能與我同樣奇正並用的，就只有法正孝直了。可惜我們都沒有在適當時候登場亮相，否則二將軍與主公也不會先後遭逢大損國力之慘敗。其實二將軍對吾等中途加入陣營的智謀派是相當尊敬的，並非是世人所謂自視頗高的恃才傲物，以致敗走麥城。(又喝了口酒)二將軍唯一犯的錯其實跟主公征吳時所犯的錯相同，就是沒有辦法集中全力而必須分兵防守，而且身邊都缺乏智謀之士商議軍機；所以才會兩次都敗在敵方的謀略之下，一次是分化後防，一次是薄弱兵力分布。當然這是因為戰爭型態的改變，以及國與國形勢的不同，並非以往小諸侯單一城池與據點的爭奪，因此力量的強弱已不再是絕對有利的因素。故而吾在此就戰略面上略做分析，敬請指正。(再喝了口酒)

張飛翼德：

(先喝了口酒)喂喂喂，你這個士元軍師說話也太過份了吧，怎麼說我大哥跟我二哥會犯錯，再怎麼說也只有俺老張這個粗人才會搞砸事情，大哥跟二哥都是被吳(劉備瞪他)……侯還有魏(夏侯淵之女瞪他)……王用賤(兩人一起瞪他)……奸詐狡猾的手段，才會吞下敗仗的啦！(灌了口酒)想當年俺二哥千里走單騎，保著二位嫂嫂過五關斬六將，一路關隘望風披靡，無人敢擋；如果再把追趕來汝南古城的蔡陽也加上去的話，光是這一趟行程，俺二哥一口氣就解決了七名曹公的將領；當時若非張遼你來得及趕上，俺保證就是夏侯惇一定也會敗在俺二哥手下的啦！(再倒了口酒)咱們兄弟三人的深厚感情是沒話講的，而且俺二哥的威望不只建立在武藝上而已，他尊禮守信、為仁重義，這才是受人愛戴之處；否則也不會在短短一趟行程中，招攬了廖化、胡班、周倉、裴元紹…等兄弟，連義子都能收到一個，俺老張可沒這個本事，倒是喝酒也許有機會喝贏他吧！從這些事情就可以知道我們家二哥的過人之處了，你說對不對呀，子龍——嗯，酒怎麼沒了~~~

(台下一片笑聲)

趙雲子龍：

首先先要謝謝我的幾個後援會，動員這麼多粉絲來幫我加油，幫我畫海報、貼標語，還設計了造型商品，真是謝謝大家的捧場，我會努力好好講評的……欸，三哥你不要拿我的酒去喝啦！不過說真的，我覺得剛剛孔明軍師和士元副軍師說的並沒有錯，主公大哥跟二哥在與敵方對戰時，力量都被或多或少分散了，又沒有足夠的增援與後勤補給，這樣子要想勝利，確實不容易。而且主公跟二哥都沒有事先規劃好退路，像主公幸好有孔明軍師的佈陣，再加上留守江州的我及時救駕，才能全身而退。而二哥顯然對自己的力量與威名是相當自信的，所以即使後路被截，他仍深信憑藉武力仍可回師收復失土，至少維持出征前的僵持狀態。但是他沒想到兵員叛離的情況那麼嚴重，再加上手臂傷勢未癒的雪上加霜，可以說二哥自恃的威望與勇力，都因為效果被打折了折扣，在無法全力發揮的情況下，被迫必須接受失敗的結局。我想，世人也許是因為不能接受二哥在剛獲得水淹七軍、威震華夏的大勝之餘，卻那麼輕易被奪取荊州領地、之後走奔麥城的大敗，所以才會有「大意失荊州」這樣的諺語來警惕後世吧！

(趙子龍後援會粉絲們頓時間叫聲四起、掌聲如雷……)

黃忠漢升：

咳咳，台下各位小男生、小女生們請安靜，老夫雖然鬚髮斑白，但年輕時也是長沙地方的偶像哪，大家也給點掌聲，別那麼厚此薄彼嘛！(音效掌聲)不過子龍將軍的確很帥，連老夫也不禁要讚嘆幾句；嘖嘖，這盤兒是怎麼生出來，怎麼保養的啊！不過……今天的主角是雲長公，所以我們不能離題太遠。老夫雖被譽為蜀漢五虎上將之一，但根據實際與雲長公陣前交鋒的經驗看來，老黃忠確實還是與關雲長有段距離。然而雲長公並不是一味的只知道以力服人，否則老夫也不會棄甲倒戈來降，畢竟以德服人才能讓對方心服口服，死心蹋地的追隨，因為那是出於一種惺惺相惜的情義，就如同主公與關、張二將軍金蘭結義的那種情誼一樣。因此老夫以為，當主公自任漢中王，並派敕使至荊州封賞官誥時，雲長公似乎對於和某同一位階有些意見，類似這些的傳聞，不足為信。觀雲長之胸臆便知其為何等人物，豈會為這點小事而斤斤計較；更何況關雲長乃當代頂尖英雄豪傑，論威名論聲望，就連魏王、吳侯也要讓他三分，何況是區區一個將軍頭銜呢！只是老夫以為，雲長公雖有千人力、萬人敵之武神本領，但卻沒有一個稱職的副將幫忙撐起整個荊州防衛軍團；即便面對魏、吳幾乎是精銳盡出的合圍夾攻，雖然輸得並不難看，但是卻輸得很可惜。要是某能在旁輔佐，就算不能全勝而歸，至少也能力保不失，起碼可以盡力維護雲長公全身而退，惜哉，惜哉！

魏延文長：

黃老將軍所言極是。某身為繼關將軍以後，蜀漢將領之中流砥柱，自也有恨不能助其一臂之力的惋惜。關將軍無論文韜武略，在在都是蜀漢第一把交椅，而且若

要比聲名威望，又有誰能與之匹敵。但以某認為，單靠關將軍的這些特質，防守荊襄重地以據險自保，並非難事；但若要打破危險平衡的態勢，貿然進攻任何一方，無論是將領的質或者是兵士的量，都是絕對不夠的。再加上孔明軍師必須隨主公坐鎮兩川之地，沒有適當的智囊，也沒有堪當方面大任的人才，無怪會招致如此速敗。然而事實上，蜀漢的確也缺乏能征善戰的戰場宿將，即便獲得兩川之地的名人賢士，但多數都不能委以軍事；因此包含文長本身在內的幾名大將，都被派駐在各軍事要地，以鞏固方才平定的兩川之地，也就因為如此，荊州便暴露出可趁之機的弱點。只是這個變化來得實在太快，就連生平行事謹慎的孔明軍師也沒想到在襄樊大捷之後，竟出現了南郡、公安被襲的危機；於是就在來不及調兵遣將以因應危機的同時，蜀漢失去了最重要的領土和最重要的將帥。關將軍的臨危不亂，面對絕境還能夠保有盡忠精神、重義氣節；儘管選擇的是求仁得仁，而非君子報仇，三年不晚的捲土重來，但還是讓我們獲得了相當多的啟示與感召。同樣身為蜀漢將領，文長與有榮焉！

(台下掌聲此起彼落)

諸葛瑾子瑜：

聽完幾位同屬蜀國中流砥柱所發表與評論的精采內容，相信大家更能了解到，雲長公的個人魅力與特質，同時也對一些事情做出真相的釐清，或是藉此讓大家再從不同的觀點切入了解，祝大家獲益良多！稍事休息之後，將進行今天最後一個場次的研討會，謝謝大家！

(茶敘時間)

關索：

我說大哥二哥，這會議都已經快進行到尾聲了，從一大早就不見人影的父親怎麼還不出現哪，按理來說，他不應該是要從頭到尾坐在會場裡聆聽的嗎？

關興安國：

這個你問我我要問誰，你看周倉、廖化等叔叔也沒有離開過這裡不是，赤兔馬也還在呀，我剛剛找了一下，馬良季常跟馬謖幼常兩位叔叔也沒有跑去下棋說，要說打牌也不夠人哪，奇怪了。我發現，唯一不見的就只有那把青龍偃月刀了~

關平：

問題就是帶著把大刀能上哪兒去了，今天不用打仗，也沒有穿戴盔甲，又沒有騎馬，還不讓我們跟，真的很奇怪，咱們父親從來也沒這麼神秘過啊……

鳳姬：

你們三個別瞎起鬨了，父親一定是有正事要辦，我們幾個做兒女可不要在這種公開場合丟臉才是……三弟，別一次拿那麼多塊餅乾，留一點給人家吃！

(第三場研討會)

孫尚香：

本次研討會最後一場會議即將開始，請各位來賓，以及主持人、發表人、討論人就座。大會廣播報告：麻煩總務組負責人周善先生，準備兩張特製貴賓椅放置於貴賓席，以方便吳國太與喬國老安坐，謝謝。

呂布奉先：

吾乃溫侯呂奉先也，先聲明，我不是什麼三姓家奴，只是良禽擇木而棲(張飛啗咕，差一點就變成四姓家奴了，還說…)，更何況大家都說「人中呂布，馬中赤兔」，而且我好歹也曾在虎牢關大戰劉、關、張三人，因此由我來擔任會議的主持人，是再適合也不過了，你說對吧，公台，哈哈哈哈！好啦，請大家安靜下來，接下來就由文遠兄開始發言吧！

張遼文遠：

感謝呂公。本人對於雲長公實是銘感五內，難以全然形容。記得當年兵敗下邳，若非雲長公出言搭救，遼早已命喪黃泉。之後雲長公被圍土山，也是遼勸說其暫投曹營，不但保住有用之身，也避免攬上棄信背義之罪。而兵敗赤壁，奔走華容道，也是雲長公義釋魏王與吾等，自己甘受違背軍令狀之重罪。雖然遼與雲長公互相援救，但若非雲長公義氣之深重，遼又何來之後與雲長公並肩破敵、傳曹公諭令放行通關；甚至是與東吳大戰合肥，名震逍遙津等功績呢？由此可知雲長公與遼之關係匪淺，實不亞於玄德公與翼德將軍。雲長公在魏王麾下雖然僅僅百日時間，卻與遼和公明兄均有結友交好之情；因此後來雖不得已需在戰場上兵戎相見，但奉命增援的遼，實是希望能有再次與雲長公共事的機會。只是雲長公為了完成大義，不惜再次隻身入險，期望能力挽狂瀾，如此豪情壯志，實為遼與眾人之學習典範！

(掌聲再度響起)

徐晃公明：

文遠所言極是。某與君侯交契深厚，憶昔壯年相從，多蒙教誨，公明時常感謝不忘。對於君侯之英風震於華夏，更是令公明聞之不勝歎羨，今日能在如此會議中發言，實在深慰渴懷呀！其實如同文遠所言，雖然因國家之事不得不大動干戈，然某與文遠同有再與君侯重逢之心。但是君侯無法放下保守荊州的重責大任，故而無緣再現當年降漢不降曹的美事。其實以君侯當時攻拔襄陽郡、水淹七軍之勝利，已達到嚇阻魏、吳聯手窺伺的野心；應不需要堅持攻下樊城而導致後防空虛，而且以蜀漢當時擴充領土之速，人力兵力之分派以達極限，實無法抽調出力量來援助；再加上東吳同樣派出呂蒙子明、陸遜伯言等智將，等於傾兩國之力共謀合

擊，君侯就算擁有「武神」之名，也委實難以全身而退。因此依某之見，君侯雖武勇過人，但雙拳難敵四手，應該要有得力副將與智謀之士從旁輔助，方能攻無不克，戰無不勝。

魯肅子敬：

在下身為公瑾之後的第二任都督，雖然極力促成孫、劉兩家和平共處，相約同盟共禦曹魏，但對於出借荊襄九郡這塊富饒領土一事，即便藉由外交利害先取回三郡之地，然吳侯仍是耿耿於懷。在下雖然也曾邀請雲長公過江議事，希望從兩國利益上著眼，平衡國力以共創雙贏局面。無奈都督荊襄之地的雲長公，並不願意互利共生，還因此演出了「單刀赴會」的戲碼，差點讓吳、蜀兩國提前開戰，造成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險境。就此看來，雲長公雖然有著經略一方的武藝與智謀，但是並沒有看遠時局的宏大眼光，這點值得雲長公檢討思索才是。不過說到「單刀赴會」一事，也不得不佩服雲長公的膽識與氣魄。即便在情理上、在公事上，雲長公都是理虧的一方；按理說他可以辭謝這場近似鴻門宴的邀請，而且當時以子明為首的幾位將領確有此計畫與準備，但是雲長公竟敢隻身過江，而且隨從不到百人，我想這也只有曾經出入過千軍萬馬的戰陣，才能有如此面不改色、豪邁從容的表現。更重要的是，雲長公不但讓我們看到其勇氣、敬重其器量。雖然在下與諸位將軍對於索討荊州一事幾近有怨怒相對之情緒化言語，但是雲長公絲毫無惱羞成怒之言行，甚至還喝止差點對峙起衝突的周倉將軍，並且下令賠罪道歉。所以在下也認為，雖然在公事上不得不與雲長公為敵，但是雲長公確實有若干過人之處，值得我輩學習效法，不知伯寧兄以為如何~

滿寵伯寧：

其實以持平而論，關羽表現在外的言行舉止，確有部份特質可以借鏡。但若以某之敵對立場而言，關羽仍有許多缺失與弱點存在，並非是真的難以攻破之障礙。儘管前面幾位也稍有提及，但這裡容某再稍作解釋補充。荊州乃四戰之地，攻守全憑為將者之勇謀，自建安二十二年(公元 217 年)後，荊州實為魏、蜀、吳三國瓜分之勢；然在之前，曹、劉便已交鋒數次，曹仁子孝將軍、樂進文謙將軍俱曾擊退或是遏止住關羽(引起)的進犯。某也曾助曹仁子孝將軍堅守樊城，以待援軍，接下來也先後共有于禁文則、龐德令明、徐晃公明等諸位將軍馳援，就連魏王也率軍親屯於摩陂。如此陳述，並非要炫耀我方軍容之盛大，而是想藉由數據事實的呈現，呼應之前有言關羽兵寡將微之窘境。想關羽守南郡、公安，僅糜芳、傅士仁為部曲；既欲傾本部全力北進，又需分兵留守以擋東吳，單靠關、馬、周、廖等人，何能與魏國一班慣戰宿將相抗衡？其實當蜀漢新得兩川之地，即應以重兵集結漢中以窺關中，將荊州防線聯合東吳共同防守。並且慣於水戰之東吳，一向認為長江中游之荊州水鄉，其戰略價值遠高於合肥、徐州等難守易攻之躍馬平原。故以某認為，此時若能保有北進宛洛之機動性，將陣線聯繫至山城上庸一帶，而分出水路與東吳互為屏障，則進可合和並擊，退仍可保三分天下之基礎，此實

為萬全之策。故關羽雖有文韜武略，但也許是受到基本方針的限制，或者本身好大喜功之輕忽，終而陷入進退失據之困境，此實為一代武聖遺憾終身之過。

龐德令明：

我南安龐德雖是粗人一個，但好歹我也真的在戰場上與關羽交戰過，比起你們這些只會紙上談兵，大談戰略呀、戰術什麼的，告訴你們，光是講我的實戰經驗就比你們這些人精采多了。龐德自從馬騰壽成將軍以來，先後跟隨馬超孟起、張魯公祺，直至投身魏王帳下，大小戰役亦不下數百。當關羽北襲襄樊，德與曹仁子孝、滿寵伯寧、于禁文則等將帥共同抵禦，這中間就只有我親與關羽交戰，且射羽中額，羽軍皆憚之，稱德為白馬將軍(趙雲嘀咕，我才是第一代的白馬將軍~)，就連關羽也有云，「龐德刀法慣熟，真吾對手也」。嘿嘿！不過說真的，德在奉命馳援前，在魏王面前嘗言「龐德此去，當挫關某三十年之聲威」；今番真切交手，方知人言關羽神威武勇，確實不假，以德之經歷，大概只有故主馬超孟起將軍亦令德有此感覺。關羽儘管年近六旬，較德長歲多矣，但在馬上掄刀揮舞之風聲，仍有足以割裂大氣之銳利；兩刀交錯互擊時，金鐵鏗鏘之聲震破天際，從刀上壓制下來之殺勁，神威凜凜的力道還帶有王者風範之霸氣，以德之學，雖然幾盡全力的走完所使刀法，也是必須左支右絀方不露出破綻。同時龐德也對關羽懂得善用天文地理之便，克敵制勝，而非單以武力服人，心服口服。總括言之，關羽之武威，著實令德折服。

(讚嘆訝異之聲四起)

馬超孟起：

舊屬龐德之言，令吾好生欣羨，甚有神游嚮往之感。吾等一生惡戰，就以潼關大戰許褚仲康、葭萌關大戰張飛翼德為最甚。令明與我年歲相仿，武藝也堪稱在伯仲之間，若依此言描述，確足以讓馬超胸中武將熱情燃燒，滿腔熱血沸騰。吾家世代公卿，但卻又久駐涼州邊境，少有與中原猛將過招之機緣，今番所聞此情此景，真有無法親身體會，直至跺足惋歎之感。其實超初投效玄德主公時，便聞道雲長公有入川與超比試武藝之意，超亦有心展示吾西涼之虎、「錦馬超」之實力，只是後因軍戎繁忙，且又有諸葛軍師回書謝辭，此事遂就擱置暫罷，超也因此無緣得見雲長公之神威。若早知如此，超當時就應順流而下，直至南郡面晤雲長公。一來結交英雄豪傑，二來切磋武藝，這三嘛，或許也可與雲長公同守荊州，避免後來呈現外強中乾之困頓。若有吾等西涼鐵騎之增援，區區一座樊城怎會是超與雲長公聯手之敵，且東吳自也不敢輕易嘗試捋虎鬚之舉。荊州若能不失，先再取下涼州，以三州之國力抗衡魏國，天下何愁有不定之日！

(如雷掌聲再次響起)

呂布奉先：

哈哈哈哈哈，說的好說的好，「錦馬超」果然名不虛傳哪！只是要論起武藝，我想沒有人會忘記我這頭戴三叉束髮紫金冠，體挂西川紅錦百花袍，身披獸面吞頭連懷鎧，腰繫勒甲玲瓏獅蠻帶的溫侯呂布吧！剛才聽龐德、馬超兩人一搭一唱，似乎將關羽的地位捧到了至高無上、超凡入聖之境界，但是別忘了，我呂布才是真正的武神，關羽只是接在我之後才能獲得這項封號的~哼，不服氣呀，哪個不服氣的就到外面來，咱們單挑分高下！

(叫罵喧嘩聲四起)

孫尚香：

不好意思，請大家稍安勿躁，第三場研討會到此結束，緊接著進行大會閉幕式，讓我們歡迎江夏太守劉——

慢！

關羽雲長：

洒家便是臥蠶眉、丹鳳眼，身長九呎、髯長二尺，面如重棗、脣若塗脂，手提青龍偃月刀，腳跨赤兔千里馬的漢壽亭侯——關羽雲長！

今番奉漢帝敕命，來此向各位宣佈事項。天子以為，今四海擾擾之時，正當借田獵講武，以示武於天下。故天子訂今日田獵，並欲觀卿等射技，並特設夜狩之舉。現已選定圍場，請諸公備馬隨關某前往，與天子會合，各位請！

(兵荒馬亂鳥獸散)

關索：

原來今天晚上有活動喔，那這麼說父親一大早就被聖上召見，然後去準備活動事宜，才會神神秘秘的，連影子都不見喔……喂，大哥二哥等我一下啦！

呂布奉先：

他 X 的，哪個傢伙趁亂連我的方天畫戟也 A 走了！大會，大會，快幫我廣播一下，我的兵器不見了啦！喂，怎麼連工作人員都跑光了，貂蟬，貂蟬……